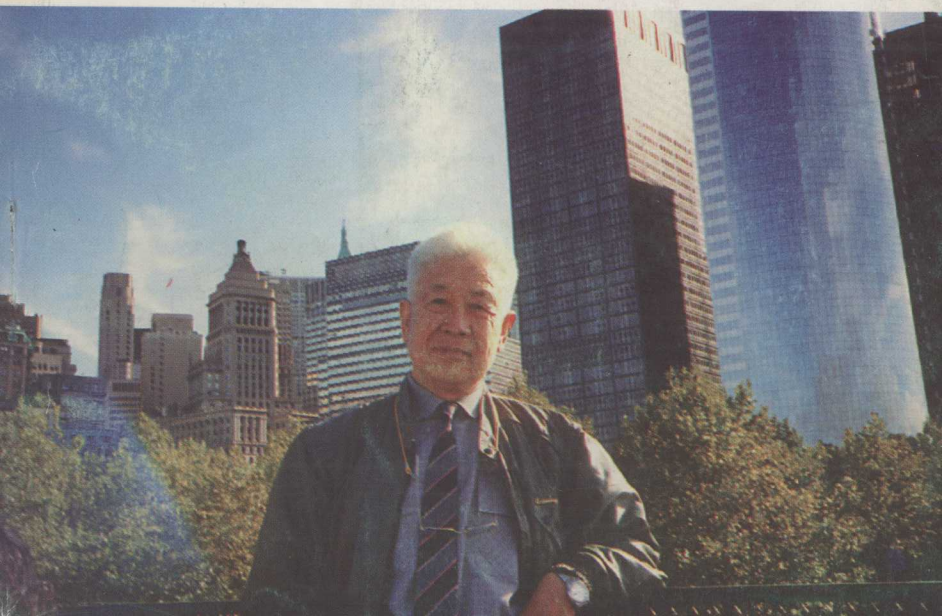


当代满族作家文丛

春天，没有老去

许行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当代满族作家文丛

春天，没有老去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主编：鲁 野 尹汉胤 康启昌

著

入吴县县志土人志林某等，即素以史氏为，新真以新土林
。张主到朱的学文，新真主生

从这世是个半，里蓝赫的替平下一个一品家来下主人赵海
湖关剑，朱拉夫王十更的曲曲雪雪卷一，土叙的既既效效索一
主然益受来丁尔雅，蓝赫的丰下已幸些一起……木越木器，叙
妍媸出自然

。富叔的
味代后，泉叙的打博海虽叙，个叙靠路？公竹靠新小里海
雅赫好小小器来百三的巨来平立虽很赫，新小帕巨很雅。来香
。的的方吴

古主离叙。叙土帕并陪学文虽雅古主，新相公竹院好管不

家中新买了两盆花。一盆是枝叶青翠、花朵艳丽永不凋落的塑料花。它摆起来一时间整个屋子似乎都跟着亮堂了不少。连刚上小学的孙子也很高兴，嗨，好漂亮！不过，跑过去仔细瞅瞅，用手一摸便摇着头说：这原是个假东西。一句话把大家说得兴味索然，仿佛都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

而另一盆花则是叶小花微，远不够青翠和艳丽，且时开时落，是如小米一般的米兰。它倒颇引起全家人的兴致，每天都要到它跟前看看闻闻，它总是给人一股馨香，几分喜悦。因为不断繁衍更新，于是，对它的生枝、落叶、花枯花荣，也都情关意注，精心呵护。

个中缘由：就因为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假的是人工合成没有生命的物质；真的则是宇宙间大自然的造物，天生地有装点人间美的精灵！

小说如花，但不应是塑料做的，应是有生命之鲜花，是妍是媸都出自然。

文学要给人一个真善美，真是基础，没有真何谈善美？

待生活以真诚，还历史以清明，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原是人生之真谛，文学的永恒主题。

我这人生下来落在一个不平静的摇篮里，半个多世纪从一条坎坎坷坷的路上、一卷弯弯曲曲的史书上走过来，险关隘路、恶水独木……这一些幸与不幸的际遇，都成了我受益终生的财富。

我写小说靠什么？就靠这个。这是我创作的源泉、动力和营养。我所写的小说，特别是近年来写的三百来篇小小说就都是它给的。

不管说到什么时候，生活都是文学创作的土壤。脱离生活不是生编硬造，便是无病呻吟，即使能够妙笔生花，那也只是没有生命的塑料花。

我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我只在真实的生活里追求艺术，只在认识社会中抒写人生，塑造可触可摸的真实生命。

我写一些人物，从当时生活境况来讲，多跟我血肉相连，呼吸与共。我以我这拙笨的笔触，为他们哭泣，为他们呐喊。当然在不同的际遇中，我也为他们歌唱、欢呼。即使对鞭笞的人物，我们也同戴过一方蓝天，对他们我洞悉肺腑，透视了灵魂，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送入读者的审判视野。

我对一般不熟悉的人物和事件是不动笔的。就是对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也多要经过一番咀嚼，进行反刍消化。我许多作品都带有一定反思的性质，世上许多事常回过头去才看得更清楚。而只有看清楚的东西，才能写出个真实来。

现在我捧献给读者这本集子中收入的作品，都是那场风暴过去“复出”之后写的，所反映的生活时空跨度很大，从少年

时光到老年的岁月。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一些新旧社会的不同情景，不知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样审美的情趣和心灵上的感受。但无论如何，这些总是花费了一番心血，因此，愿为后人留下这么一些历史的回眸和我个人这么一段文学的历程。

向来敝帚自珍，不过，一经抛出来，就只能由读者去评说了。

1996年12月15日于长春

(87)		堂前——丁小寒入京
(88)		耕于野
(93)		南多景湖
(100)		去岁京野，天春
(113)		宿
(122)		前多宿同
(141)		贵卒
(148)		故人金于女坐风
(171)		补书

目 录

自序：妍媸出自然	(1)
点心叫狗叼去了	(1)
酒虫子的女儿	(10)
野店	(16)
同行者	(23)
五儿	(33)
川江棋王	(41)
宋莲花	(48)
吉普女郎	(60)
严淑英	(66)

给人家打了一道塋	(76)
饺子情	(85)
临终之前	(93)
春天,没有老去	(100)
窗	(113)
同窗之谊	(125)
早晨	(141)
风尘女子金八姑	(148)
手杖	(174)

(1) 热自由思想, 自由

(1) 丁志和, 张和, 公点

(01) 风尘女子金八姑

(01) 张和

(85) 张和

(85) 张和

(11) 王和, 张和

(81) 张和

(06) 张和

(06) 张和

“……我太太养对人号发胡斯县共”
“！她生求学重如云，即前”
丁非非人默然感共”……思意高育云生学文个西县共”
。张窗口个一

点心叫狗叼去了

。我非出为家云”！即我共不青青界世个一民开民云将育即即
。丁共不青也好学，案丁开高五云，管就青
。果世即好将丁南云个县

县源，翁辞当人文丁云，“始堂胡”当人民县籍里第妙加限

兼聘个共育个十龄附文由云，示观表云人害出，即人入案县部
。14岁，这是个美妙的年龄。它已经接近了青春的门槛。

这年我初中二年级，在沈阳大北边门外东亚商工学校读书。这是个有名的“大饭店”，校长是个靠吃学生发殖民地财的日本人。伙食、宿舍都一塌糊涂。我和崔英夫同舍闹翻了，就从学校宿舍搬到一家小旅馆里的二楼上，一铺火炕刚刚放下两铺行李。

这回我俩成了自由王子，这间6元钱住一个月的小房间，就是我俩的天下了。愿啥时睡就啥时睡，愿啥时起就啥时起，再也不用担心日本舍监的那柄竹剑了。

可是，一个新问题来了，我们右边是流动旅客，我们左边紧里头的那个房间，竟长住着两个饭馆里的女招待，跟我们就隔一道木板墙。

“伙计，咱住这好吗？”我同英夫说。

“怎么？”他反问。

“隔壁是两个女招待呀！”

“你还怕她们呀？”

“我是说跟这号人挨着住不太好……”

“你呀，怎成道学先生啦！”

“若是两个女学生还有点意思……”我忽然想入非非换了一个口吻说。

“你呀，满脑袋才子佳人。”英夫说：“你不想当文学家吗？咱们有机会打开另一个世界看看不挺好吗！”这家伙比我野。

看就看，反正离开了家，学校也管不着了。女人对我们就是个充满了神秘的世界。

那时饭馆里都是男人当“跑堂的”，用了女人当招待，就是陪男客人吃喝，让客人玩弄取乐，这种女招待十个有九个都兼营副业——卖淫。所以这种有女招待的饭馆，在外边门上都加个搪瓷的小方牌，叫作“特殊饮食店”。

那两个女招待，一个二十多岁叫张桂兰，窝瓜脸，大眼睛，不太受看，人却挺甜。特别是冲人一笑，眼睛里都能伸出手来要把人抓住似的。两个大奶子从衣服里支出来老远，走路老碰着人了。一身花露水味直打鼻子，老远就能闻得到。另一个才十六、七岁，叫于小翠。长得也并不美，可架不住年龄好，更兼打扮得厉害，就分外显得鲜嫩！

我俩同她们只隔了一道夹心的木板墙，隔不了什么音，特别是夜静时刻，连打鼾声都能听得见。那两个女招待经常轮流拉客人来，在那铺小炕上无所不至，有时闹个通宵达旦，而我们又声息相闻，这可真够呛！我们嘴上骂人家不要脸，可耳朵不争气却偏偏想听，甚至听到受不了的程度。男女这些事在我们俩都是新鲜的、神秘的，一听怎能禁得住呢！板墙上如果有个缝，一定要趴在那儿看究竟。这弄得我俩第二天早上跟人家一样起不来，上课也迷迷糊糊的。

“哎呀！小老弟，你们住在我们隔壁，还能念书吗？”一天，那个张桂兰一步走进我们房间来，嬉皮笑脸，俨然以老大姐的身份说。她说时虽然面上带笑，笑得很甜，可这话也有点拿人呵！说得我俩面面相觑，颇有几分尴尬。

未请未让，她就进来了。未曾想她第一次同我们接触就这样随便和不客气。我们心里有些不满，可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时脸红，竟答不上话来。当然她也确实说到点子上了。打这，我们觉得这个“烂污货”于俗气中好像还有几分不好惹的正气。

“还未吃早饭吧？”她未等回答返身从她们房间拿了两包稻香村的点心来说：“这是别人孝敬我们的，送给你们两位小老弟吃吧！我们成天在酒肉中泡着，吃不下去。”

我俩看点心尚未开包，也未经人过手，未推辞也未道谢，就一声不响地收下了。

从此，这个张桂兰对我俩竟亲热了起来。有时用个小木头提盒，从她们饭馆给我俩带点烧饼、油饼、包子、饺子等东西，我俩也都受用了。

有一次她看我上衣袖子破了，拿过去给补上了，我忍不住称她个“大姐”，我说：“谢谢，大姐。”

她没说话，竟一笑把我拉过去，在脸蛋上亲了一下子。我闹个大红脸，她却得意地笑了起来，这简直是拿我开心。

“你们这两位小老弟，怎么托生的？长得这么俊。我若赶上你们一半，也早让人家做个娇娘收去了。”她忽然拉着我的手带有几分感慨似地说。

我和英夫当时虽未长足，也都颇有几分人样子。特别是英夫，个头高、长相俊，真是唇红齿白、面若敷粉的翩翩少年。不

过叫这样人喜欢上了，心中又不免有点老大不自在。

叫她亲一口，真说不好是什么滋味，好似又香又腥，又甜又辣。以后同她接触我都格外留点神，很怕她冷不丁来一口。

那个于小翠当女招待不久，年岁又小，是块刚开垦的处女地，很多人都想问津。所以正在走红，对我们这两个小中学生，自然无兴趣。不像张桂兰这个泼辣货，见面总那么甜不嗦的。

一天夜里，我们睡下后，张桂兰突然敲我们的门。我们开开门，她抱着一床被，只穿个背心裤衩就进来了。

这可把我俩吓住啦。

“北关警察署的马警尉来了，他要同小于一起睡，我别处去不了啦，只好在你们这两位小老弟处挤一宿啦。”她不待我们答复，边说边把被子放在了我们炕上。

我俩心都跳了起来，这是干啥呀！

“大姐，这好吗？……”英夫说话了。他比我大几个月，到节骨眼上还能上得了阵。他又说：“这铺小炕也睡不下呀！”

“挤一挤吧！这半夜三更的，大姐上哪去呀？……”她哀求地说。随后又加了一句：“你们还都是孩子……”

这太使我们为难了，我们是比她小一些，可我们已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少年啦！

也许真是没有办法了，她死皮赖脸硬挤在我们中间躺了下来。

我们平时吃了人家的，这时心也就硬不起来了。再加上心灵深处也还有些不好说出的思念。英夫说不是要打开一个世界，这不摆在我们面前了吗？！

睡两个已很窄巴的小炕，睡三个人只能肉挨肉了。这还得

张桂兰这人，别看脸蛋长得不怎样，身材可挺苗条、胸高、腰细、腿长、屁股大，是个很有点吸引力的大美人体形。我们哪经受住这个人，早已心猿意马、火烧火燎地浑身都折腾开啦！张桂兰这时倒笑了起来，她说：

“你俩跟女人睡过觉吗？”

这坏东西，逗上了。我俩这时就像喝了酒，晕了，不能说话啦！

“哎，你们多光滑呀！”她就差没把我俩搂起来了。这个“烂污货”有点发疯了，她说：“来摸摸大姐……”她说说着就把背心脱了下来，露出白亮亮的两个大乳房。拉着我们的手摸她的乳房。她又说：“你们别嫌大姐脏，吃我们这碗饭的，有几个那么干净……”

这对我俩简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看来她要对我们这两个小中学生，彻底敞开女人世界的大门了！……

英夫这家伙，晚上睡觉习惯连裤衩都不穿。一种本能的冲动，使他不顾一切，像个男子汉似的，不，像个小生忙子似的，一下子爬到了张桂兰的身上……

“哎哟！这可不行呵！”张桂兰这时有点反悔了，她忙说：“你快下去，我有病呀！”

张桂兰对方才的活动脸不红不白，对她好像只是快感和欢乐，现在这一急脸倒红了起来。

“啊！什么？……”

“……我有性病。”

她一说性病，我们就明白了，因为许多公共场所，特别是公共厕所，到处都贴着医治性病的广告，那比日本“老鸨眼药”的广告还多。英夫这家伙吓得扑楞一下子从她身上下了来，而

且直往板墙那边躲着。

“我现在是淋病，也可能已感染上了梅毒……如果传染给你们就把你们坑了。”她很诚恳地说，“你们年纪还小，不懂这些事。我被人害了，不能再坑害你们了。你们只跟我这样亲近亲近，大姐就满足了……”她说着眼圈都有些红啦。看来她真有点动了感情。

这一下，我俩全凉快啦！身上早已降了温。可心里却热乎乎的，我想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女子，尽管过着不是人的生活，可也长着一颗人心哪！如果她为了满足她个人的生理欲望，稍一不负责任，我们这两个小忙子，都可能被她断送了锦绣的青春甚至前程。我们得庆幸，我们遇到了“坏人”中的好人。

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早上天已大亮，我们还在梦乡中，睡得很沉。一阵急骤的敲门声，把我们都震醒了。

“谁呀？”英夫揉着眼睛问。

“开门！你怎搬这来啦？这时不起来，还能上课吗？”未见面，门外就一串责问声。

英夫一听声音立刻冒汗了，他大表哥来啦，这可怎么办？上课不上课不要紧，要紧的是张桂兰还在这呢！又无处可藏……他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了。

我不知他大表哥是个干什么的，下地开了门。只见一个穿协和服，戴灰礼帽，手提文明棍的二十七、八岁青年人，在旅馆老板陪同下，一步跨了进来。他一瞅见张桂兰，马上“呵”了一声。

“怎么，你们这点小孩子跑这睡‘野鸡’来啦！”他大表哥嚷嚷了起来。

张桂兰赶紧抱起被子要走，未等走出门，叫他大表哥照屁

股上狠狠打了两文明棍。边打边骂：

“你这只‘野鸡’打食也不看看对象，连这么大的中学生也祸害！”

张桂兰疼得“妈呀、妈呀”直叫，我心中老大不忍。

“你是什么人这样凶？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昨晚马警尉来，住在我们房间，我才躲到这儿来啦！……”张桂兰一肚子委屈，化为满腔愤懑。她想抓住他大表哥说理，可叫他大表哥一脚踢倒在地。这一脚可能踢到了小肚子上，很不轻，她倒在那里“吭吭”地起不来啦！

我越发不是滋味，可又不好说什么，想上去拉起张桂兰也不敢。

“什么他妈的马警尉牛警尉的，你这只‘野鸡’，还想抱条粗腿来吓唬人？！”他大表哥回头对旅馆老板说：“你明天把她给送到警察署去，你这开旅馆的竟然养着‘野鸡’在这卖淫，你知道这犯法不？！”

旅馆老板未摸清底细，既未认错，也未反驳，竟没吱声。他可能要看一看究竟哪边风硬。

“这是哪路神仙呵？这么大口气，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马警尉这时穿戴整齐从隔壁房间里走了出来。这家伙胖乎乎的足有四旬左右，讲起话来一耸肩一耸肩，再加上腰间那二尺多长的警刀跟着直响，派头实在不小，确像个长着疹人毛的官儿。

他大表哥斜了他一眼，一边从上衣兜里掏出来“派司”递给他，一边语锋冷峻地说：

“你是马警尉吗？你身为警官不思维护社会风纪，却眠花宿柳，伤风败俗，伙同娼妓戕害未成年的少年学生……”赫！好

厉害，一出口就给马警尉罗织了这么多罪名，我心中暗自解恨，他不来奸宿于小翠，张桂兰怎能跟着受这个罪？我们怎能丢这个人呢？他大表哥接着说：“请你明天在警察署听候传讯。”这完全是个法官的口吻。

“哎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马警尉一看派司，毛细孔都扎扎开了，冷汗直往外渗，方才的威风全到爪哇国去啦！马上“叭”下子来个立正，双手递回去“派司”说：“请王检察官高抬贵手，请王检察官高抬贵手……”哈着腰不住点头行礼，成了他妈个孙子啦！

原来英夫的大表哥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过法律，现在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当了首任检察官，掌握起诉的权力。那时日本人在殖民地里也讲究法治这一套，一经检察官起诉的官员，即使饭碗不打，也要受处分。所以连最凶的军、警、宪、特对于检察官也都惧怕三分，何况马警尉官低一等，又在睡女招待叫抓住了，他怎还敢再咋乎啦！

这个王检察官对我们也很不客气，他说：

“你们今天就搬回学校去，这哪是中学生住的地方？”随后又说：“一会我领你俩到医院检查检查，看看传染上性病没有。”

英夫这小子这时不得不说话了。他说：

“大表哥，我们没有……”

“没有什么？你简直胡闹，我明天给姑父写封信去……”

“哎……王检察官，你别怪罪他俩，都怨我……可我没有糟蹋他俩呀！……”张桂兰说话了。她不住呻吟在地下躺着呢。

经王检察官这一闹，我俩当然又回到学校宿舍去了。可我们总挂念着张桂兰这个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么！我们不知她那

天被踢得怎样？还住在那儿不？……在一个星期天，我俩买了两包点心，又悄悄到那个小旅馆里去看她。

“她们早走了。张桂兰那天叫王检察官一脚踢得连饭碗子也打了。现在在家养伤呢。”旅馆老板告诉我俩。

我们的心紧了起来。我埋怨英夫是个孬种，那天为什么不拉住他大表哥呢？

张桂兰家住在北市场一条破烂市街上。一间小土平房，还未进去就闻到一股打鼻子潮湿肮脏的霉气味。到屋里她正披头散发在炕上躺着呢，那张窝瓜脸都瘦得有些走形了。见了我俩先吃一惊，随即眉毛一立说：

“你们这两位小少爷到这干啥来？”

“大姐，我们来看看你……”英夫这小子可能有些内疚，低声下气地说：“那天冤枉你了，让你吃苦啦！……”

这话也许说到了她痛心处，她呜呜哭了起来。但很快就住住了，她一挥手说：

“你俩走吧！这不是你们来的地方。你们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少爷，我们可不敢沾……”随即又愤愤地骂道：“当官的没个好东西！都是欺压、玩弄老百姓的。你们长大了也一样……”她又一次挥了挥手说：“你们赶快走吧！看这儿脏了你们……”她那张窝瓜脸上挂了一层霜，冷冰冰的大眼睛一瞪都突了出来，怪吓人的。

她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啦！

我们出来没走多远，那两包点心，就叫她狠狠地给扔了出来。

一只瘦骨嶙峋的癞皮狗，跑过去叼走了。

丁天酉庚，天賦星个一查……？不儿雅查丑丑？并忌群顯婚天
。鼓管去里前嫩小个雅庭前前又，小点回两
干脚对丑群顯一官案錄王阿天雅兰封紫。丁去早印戲”
。陶庚和告对李前嫩”。更对案案丑丑更。丁丁出
酒虫子的女儿 英惡野庚。来鼓丁翠心怕印对

？更謂奏大册丑丑
丑，銀平土小同一。土清市当如杀一銀市北丑丑案兰封紫
对丑丑里氢庭。和戶露前却却盛聯干鼻丁翅一匪匪源去丑未
丑丁貝。丁丑丑些官哥更精細爪窩紫雅，更養離土就丑丑精尖
：紫立一手冒咽咽，就一印武阿

“见客啦！”

没等我俩走上楼去，大茶壶在楼下一声吆喝，没有客的姑娘都从各自门前或房间里走来，挤着笑脸、做着媚态，鱼贯地从黑猫和我面前走过。

这是一家三等窑子。两层带天井的木楼，有很多个像旅馆似的小房间，每个房间有一名妓女。她们个个油头粉面，花花绿绿，嘴唇子抹得如同吃了死孩子一般。一搭眼就恶心得慌。若不是黑猫这小子硬拉着我来，我才不来呢！

“走，去开开眼。你小子不要当作家吗？怎么，连这个世面也不敢见？！”黑猫比我大两三岁，也是个流亡学生，现在在一个税务局混了个见习办事员。他在北平已蹲了好几年，社会上的事不全通，也是个半瓶醋了。

见就见呗！我也是个初生的牛犊。

“怎么，筱桂花呢？”老鸭子胖得活似一口劊过了的老母猪。她可能一看少了一个，就这么喊了一声。

一个妓女低垂着头出来了。